

New York Intellectuals
纽约知识分子丛书



Edmund Wilson

埃德蒙·威尔逊

邵珊 季海宏 著

译林出版社

New York Intellectuals

纽约知识分子丛书

Edmund Wilson

埃德蒙·威尔逊

邵珊 季海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德蒙·威尔逊 / 邵珊, 季海宏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7
(纽约知识分子丛书)
ISBN 978-7-5447-4054-8

I. ①埃… II. ①邵… ②季… III. ①威尔逊, E. (1895~1972) —
文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K837.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2215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 10YJA752024)

书 名	埃德蒙·威尔逊
作 者	邵 珊 季海宏
责任编辑	王 蕾
特约编辑	梁欣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054-8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钱满素

“纽约知识分子”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起活跃在美国文坛的几十位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是东欧犹太移民后裔，生活在纽约地区。他们关心社会，热衷政治，钻研文学，从事认真严肃的社会文化批评。欧文·豪在1968年的文章《纽约知识分子：实录与评判》中首次使用了这个称号。

他们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亲近美国共产党，憧憬伟大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激进政治与高雅文学的结合可以说是他们最初的理想。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国际时势的急速变化，他们开始表现出独立的姿态。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在1937年底复刊的《党派评论》杂志抵制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他们声称这是一份开放的文学月刊，不跟从任何意识形态，不规定任何创作技巧，以赞成民主争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分析和评价的工具，立志为被扭曲的激进主义提供一种新的方向。《党派评论》的高格调开风气之先，影响了美国其他刊物，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类杂志，吸引着世界一流的作者。

纽约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代几个年龄层次：第一代有威尔逊、悉尼·胡克、特里林、威廉·菲利普斯、拉夫等。比他们年轻的有卡津、索尔·贝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查·赖特·米尔斯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等。第二代有丹尼尔·贝尔、豪、欧文·克里斯托等，较年轻的还有苏珊·桑塔格等。显然，少了这群出类拔萃之辈，20世纪的美国文化将是另外一种面貌。

本丛书由于专业等原因，仅选择了在文学批评领域成就卓著的五位作为代表。其中威尔逊生于19世纪末，是资格最老的，现在仍然可能是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位，五人中唯有他不是犹太人，而是有浓厚的新英格兰清教背景。在《党派评论》创刊前他已经颇有权威，是刊物首选的撰稿人之

一。特里林和拉夫都生于20世纪初，年龄相仿，但两人经历和性格却很不同。特里林生于美国，家庭虽为犹太移民，但已步入中产阶级，因此能在当时一般犹太移民青年很难进入的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良好教育，日后还成了哥大英语系的第一位犹太教授。他不那么政治化，主要成就在文学评论方面。相比之下，拉夫经历坎坷，自学成才，思想激进。他生于俄国，14岁才移民美国，正是他和菲利普斯两人创办了《党派评论》，并且以顽强的意志和敏锐的才智顶住各方压力，将它办成一份特立独行的左派刊物。卡津和豪又比他们年轻十来岁，卡津在美国文学上贡献很大，而豪是这群人中坚持左派政治最久的一位，后来自己还办了刊物《异议》。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人都已陆续告别这个世界，2003年《党派评论》的停刊无疑标志着曾经左右美国文坛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已成历史。

纽约知识分子个个博学多才，自成一家，可谓各有特点。但只要略为深入，便能发现他们信念上风格上的很多共同之处，正是这些相对持久的共性使这个群体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

首先是他们的世界主义。他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犹太性或种族性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他们的立场是世界主义的，也许这正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他们的原因。他们思想开放，反对教条，主张文化的多元，力图从人类的大视角来思考问题，而不囿于彰显本族的文化。

其次是他们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富于政治激情，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不可能一贯正确，但从不媚俗或盲从权威。由于他们始终保持批判性思维，故常能发挥社会良心的作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社会文化评论总是及时地出现在各种杂志刊物上，拥有大量读者，影响社会舆论。

第三是他们对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他们大都文学造诣很高，谙熟西方文学文化，尊重并维护西方文明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人文主义精神这一光辉遗产。同时，他们又善于创新，在对美国文明和美国文学的梳理总结上尤为突出。现如今有人会说他们的文学批评缺乏理论和体系，但他们本

来就不追求这些形式。他们的文章清晰典雅，形成特定的品位和风度，本身就给读者一种文学的审美享受。这样的评论无公式理论可套，凭的是深厚的积淀和睿智，非平庸之辈拾人牙慧便能写就。

以纽约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文化的重要性而言，国内对他们的了解尚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青年才俊们有志于此，在充分掌握资料后以十年磨一剑的严谨态度，几番增删修润，终于完成了这套研究丛书，奉献给有兴趣的读者。

目 录

前言.....	1
一 威尔逊的人文主义批评观.....	17
1. 人文批评之旅的起点与终点.....	19
2. 共和梦想的伤与痛.....	22
3. 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承.....	27
3.1. 罗尔夫和高斯.....	29
3.2. 泰纳和阿诺德.....	35
3.3 前辈门肯.....	39
4. 批评家职责的再定义.....	44
5. 批评的非功利性态度.....	49
5.1. “创伤”与“神弓”密不可分.....	49
5.2. “神弓”≠“工具”.....	52
6. 文学批评的文学性.....	57
7. 多维度的社会历史批评.....	63
二 威尔逊与欧美文学.....	71
1. 狄更斯不为人知的痛苦.....	73
2. 菲茨杰拉德成功的背后.....	82
3. 海明威唯一尊重的批评家.....	88
4. 平民化的《尤利西斯》.....	96
4.1. 象征主义——现代情感叙事途径.....	96
4.2. 平民化的《尤利西斯》.....	100

4.3. 城堡内外.....	107
5. 是小说还是批评?	111
6. 文学的历史叙述.....	120
6.1. 欧陆传统与本土创新.....	122
6.2. 独立文学身份的创建.....	127
7. 历史的文学叙述.....	134
8. 与纳博科夫的争执.....	143
8.1. 从交流到争执.....	144
8.2. 势不两立的开始——《洛丽塔》.....	146
8.3. 分道扬镳——关于《奥涅金》译文的争论.....	148
8.4. 最后的争端.....	152
三 公共知识分子威尔逊.....	155
1. 也说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157
2. 威尔逊的公共立场.....	161
3. 在主流文明的边缘.....	175
4. 在历史的深处.....	179
5. 威尔逊的“大政治”.....	185
6. 威尔逊与学院派.....	192
结语.....	201
注释.....	207
参考书目.....	218
主要人名英汉对照表.....	222
埃德蒙·威尔逊大事年表.....	223
后记.....	224



前 言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和社会批评家之一,他的文学批评不仅以其独特的审美批评丰富了美国文学的艺术批评,而且还以其思想的独立性和现实情怀关注美国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威尔逊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对社会现实的诗性把握。也就是说,威尔逊在自己的批评中不仅关注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批评家本身的艺术素养,而且他还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特性和人文关怀。正是这种诗性把握和人文关怀使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超越了文学,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他的文学批评展现了美国文明发展的全景画卷。

威尔逊1895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红岸镇,他的家族有着深厚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背景。1912年他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威尔逊不再囿于他所熟悉的社会圈子和生活方式,让他亲历了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复杂。一战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先后在《名利场》、《新共和》、《纽约客》和《纽约书评》等著名杂志做专栏作家,这些杂志成为他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前沿阵地。随着批评羽翼的丰满,威尔逊的涉猎面也不断地拓展,他渐渐地以文学记者身份步入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地带。他一生给后人留下多种文集、随笔、日志等,这些都是他梳理美国文明脉络的努力成果,为我们对美国

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威尔逊一生著述颇丰，其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后渐入佳境，并逐步达到巅峰。他曾对狄更斯、萧伯纳和简·奥斯丁等主流作家做出过经典批评，还提携过许多不被公众所关注的非主流作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就是在他的积极鼓励和鼎力相助下走上了美国文坛的前沿，成为美国20世纪20年代最显赫的作家。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其文学批评成名作《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1931）中，威尔逊以清晰晓畅的文字向人们展示了马塞尔·普鲁斯特、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等现代文学大师的风采，第一次把《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等旷世佳作引入美国公众的视野和讨论之中，威尔逊不仅以其极具前瞻性的慧眼使美国文坛意识到这些现代作家的重要性，而且也大大缩小了高雅文学和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

从他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小说创作《想念戴茜》（1929）起，威尔逊就明确对外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艺术家应该走出小圈子，去拥抱更博大丰富的生活。他在两部重要的文学评论集《创伤与神弓：文学论文七篇》（1941）和《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就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前者强调的是批评家如何在艺术家和公众之间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使艺术服务于生活；后者则以生动的“城堡”意象来隐喻艺术家脱离生活就是对创造力和艺术生命力的扼杀；在40年代的历史巨著《到芬兰车站：历史的写作和行动之研究》（1940）中，他将这样的主题发挥到了极致，他用列宁来到圣彼得堡芬兰车站领导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抱负和使命的象征。对列宁形象的再塑造很好地诠释了威尔逊对知识分子身份和职责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不仅传承了18世纪人文主义精神——即人类一切学识和思想都应该体现对人的关怀，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生活都应该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目标；而且也呼应了美国文化的精神奠基人爱默生在其随笔《美国学者》中对知识分子意义和职责的界定。爱默生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思想着的人，但他

的思想不能被传统和书本所束缚，他还应该是一个行动的人。所谓“行动”就是要继承和传播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伟大思想，并不断创造出新的思想。知识分子是“世界的眼睛”，他把自己的思想传播给全人类，而不是仅仅传达给少数其他知识分子。诗人夏皮罗曾对威尔逊做出这样的评价：“威尔逊的评论成就在于他把文学与人类生存的图景合二为一，从抽象分析家手中盗取文学之火。他可能是现代评论家里唯一可以无私、勤恳地把我们这一代的科学、社会、美学与创作灵感带回大众注视之中的博学之人。”¹

《三维思想家》(1938)是威尔逊20世纪30年代的另一部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集。“三维思想家”是指一个艺术家仅有“艺术”这一维度是不够的，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多维度的，包括对社会意识形态、历史、哲学、心理等多方面的关照。“三维思想家”这一名称不仅是威尔逊对艺术家精神修养的要求，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作为文学评论家，威尔逊的文化批评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中，威尔逊一共写过20多部文化评论著作，这些论著以美学、社会和政治为主题，以散文、诗歌、剧本、游记和历史传记等不同的艺术形式，抒发着他对美国文化各个层面的思考。这些文化批评始终同美国的社会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体现了惊人的历史跨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传统和价值观的重建，20年代“歌舞升平”下掩盖的空虚和混乱，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的社会动荡和百姓的生活状态；从30年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40年代对存在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少数民族宗教和生活图景的描绘，到50年代在以色列发现的死海古卷对基督教起源的质疑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把威尔逊的这些批评集结在一起，我们将看到美国半个世纪的文化全景。美国文明是威尔逊一生的研究主题，反过来，他的一生也是我们研究美国文明的重要文本。正如《纽约时报》对威尔逊所做的评价：“如果有美国文明的话，是威尔逊先生帮助我们发现了它，而

他本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²

威尔逊不仅为读者提供了高水准的文学赏析，他的文学批评本身也能为读者提供审美的享受。如舍曼·保罗对威尔逊所作的评价：“他的艺术的大部分就是他的批评，一个批评家的艺术就是要激发思想并解决思想的问题，而他最好的批评就是艺术。”³ 威尔逊认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是不够的，批评家应该首先是艺术家，是善于创作诗歌、戏剧和小说的文人。因为只有具备了艺术家素质的批评家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而且，文学评论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就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文学批评是观察人类意念与想象如何被环境塑造的一种历史。”⁴ 所以，批评家不仅需要敏锐的历史意识和科学的研究能力，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是想象力赋予文学批评艺术的感染力。除此之外，威尔逊对语言文字的热爱和驾驭使他的文章明晰、有趣，并具有鲜明的个性。威尔逊把“清晰、流畅和说服力”看作是文学评论写作的最高境界。威尔逊批评的艺术感染力使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他渗透在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也得以向更广泛的公众辐射。

纵横美国文坛半个世纪的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被人们略带伤感地称作是“美国最后一个文学通才”。今天像威尔逊这样同时具备专业素养，又有独立思想和现实情怀的文学批评家和知识分子确实很难找到了。威尔逊批评生涯的后期，正值形式主义批评甚嚣尘上，之后结构、解构、后现代等主义纷纷大行其道。在这种大背景下，文学批评从一个大众化的文化活动，渐渐屈从于高度专业化社会的发展需要，开始在学院的围墙内生存。可以说，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不愿盲从和跟风的威尔逊是孤独的，而他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同时又为学院派所不屑，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个高雅文学的“普及者”。

无论学术界如何变化，威尔逊始终坚持着自己艺术判断和批评的独立性。有人形象地把威尔逊比作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个战士。在知识

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中，一个艺术家仍然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实在难能可贵，这样的独立和自由使他长久保持艺术家的想象力、敏锐尖利的批评锋芒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观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20世纪中叶，当威尔逊的文学批评和影响力在美国达到巅峰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文学批评还处在被政治占领的年代，那时的评论家们“完全失去了作为独立的文化创造者的主体性，没有自己的思想、趣味和语言”。那是一个“评论缺位的时代”。⁵ 当时，受过严格外国语言文学训练的人对威尔逊的文学批评还是熟悉的，但这也仅限于对威尔逊文学研究的关注，对于他的人文关怀则不仅是学者们的盲点，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雷区。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内文学批评界开始进入较为自由和独立的状态，国外大量的学术思潮也随之进入中国。因此，在80年代国内文学批评界曾出现过一次“充满激情和想象”⁶的高潮。当时的评论家们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他们随时准备着为启蒙大众、推动社会前进而献身。但是，各种思潮的涌动也使文学批评界呈现浮躁的心态，于是，进入90年代后，面对浮躁和鱼龙混杂的局面，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冷静思考，主张知识分子应当返回学术界、重建学术规范。当时国外的文学批评也已经成为学院语境下的专业化批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开始退出公共的领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不再是庙堂或广场，而是有自己的岗位，即自己的专业领域”。⁷ 知识本来所具有的超越性被切断了，不再向社会提供现实意义。90年代后，尽管批评界围绕“专业研究”和“公共关怀”有过几次讨论，但后现代话语、学科专业化以及以福柯为代表的特殊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某些领域的知识现象。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以人文关怀、文化干预为批评目的的传统文学批评家威尔逊被边缘化了，在当下的语境里研究威尔逊甚至被质疑是否还有价值，因为他没有提出过鲜明的理论或体系。然而，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一样是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民族的文化，维护

人类的理性与良知。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批评家的声音。像威尔逊这样的“社会良知”的渐行渐远是一个时代的损失。80年代，由美国开始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把威尔逊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因为威尔逊的批评灵魂就是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在理论标新立异、术语推陈出新的文学批评气候下，我们重新研究威尔逊就是对人文学传统的回归，就是回到文学的最本源。因为，威尔逊代表的是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他是一个真正推广文学的人，他相信人文精神是文学批评之根本，是文学批评的生命。

二

美国学术界对威尔逊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一些知名学者如珍妮特·格洛斯、舍曼·保罗以及刘易斯·M.戴伯尼等都撰写了关于威尔逊的研究专著，他们从生平、文学创作、批评方法和影响等方面，从不同的视角对威尔逊进行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散见于报刊杂志和论文集中的文章也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威尔逊的批评风采。

舍曼·保罗1965年出版的《埃德蒙·威尔逊：我们时代的文学界研究》是一部较早期的威尔逊研究专著。该书以时间顺序追述了威尔逊生平中的几个重要阶段，从这些阶段的代表作品中揭示了威尔逊的思想发展和批评特色，以及威尔逊作为一个自由学者的人格魅力。1955年在美国文学艺术学会授予威尔逊罕见的随笔与批评金奖时，范·怀克·布鲁克斯称威尔逊是仅有的几个可以称得上是作家的批评家，他代表了“一种行将消失的类型，一个自由的文人”⁸。这也正是保罗所要论证的威尔逊的人格。他的职业操守使他在乱世中仍能洁身自好，保持那种他所说的“天才的勇气”⁹，对威尔逊而言，一个文人仅有天才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具备道德和才智上的勇气，只有这样，他的天才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正是这样的人格和精神才使威尔逊没有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有着

比他同时代的文人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保罗的《埃德蒙·威尔逊：我们时代的文学界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有着深刻文化意味的威尔逊传记，他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大写的人。这样的研究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固然重要，但只有坚守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生命之树常青。

如果说保罗的研究注重的是威尔逊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人所具备的一种精神的话，珍妮特·格洛斯的则是针对威尔逊批评方法的纯学术研究。格洛斯是威尔逊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之一，出版过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这本《埃德蒙·威尔逊：我们时代的批评家》中，格洛斯细读了威尔逊对叶芝、普鲁斯特、詹姆斯和普希金等人的批评，并从中归纳出威尔逊的批评方法、批评目的以及批评风范。这部学术著作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正值研究威尔逊的学术高潮，格洛斯的一些结论沿用至今，如她从威尔逊的批评精神和脉络中找到了法国历史批评家圣勃夫、泰纳以及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等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批评精神使得威尔逊能够超越文本，触及读者，关注生活。

怀俄明大学英语教授刘易斯·M.戴伯尼2005年9月出版的《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人生》是迄今为止美国学界关于威尔逊研究最新和最全面的一本传记。该传记通过对威尔逊一生的深入挖掘来展示“他的传记就是文学史”¹⁰这一观点。

戴伯尼为该传记起的书名耐人寻味：《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人生》(Edmund Wilson: A Life in Literatrue)，一个看似平常的题目，然而，读过这本书后更能品尝出它的巧妙。这个题目可以看作包含着双重意思：首先，“文学人生”总结了威尔逊一生生活和文学的互动，文学为威尔逊的文化批评和指点人生提供了最佳的平台。而在他一生都不曾间断的文学评论中，他始终把艺术家看作是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个“主人